

開放文學 – 推理探案 – 警富新書
第三十八回 程進士觸犯天顏 馬太師撫慰民望

卻說聖主覽畢李大人所奏之本，更問程書之狀。其詞云：抱告人江西省某府某縣進士臣程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稟為挾仇架禍官伏民冤乞恩察釋無辜事。臣舅黃經，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民籍。於某年蒙運司曾舉殷商，力得疲難。臣舅自思非所素諳，僅充三月，自行告退。是時，埠中設立巡丁，因有器械留存，歸家收貯。舅之姨甥武舉吳威，適有弓矢借頓。不料於雍正八年七月三日被按察焦公將臣舅一家大小二五人發監，責以謀反大題。其後會審，吳威懼禍株連，昧良不認。臣舅之冤愈無可白。舅念一生畏法，半世無仇。何以禍從天至。惟家中養得一女，名喚如仙，及笄未字失教多年，一日被奸逐出。姦夫係臬台差役，蕭姓輝鴻。臣舅痛辱家門，將伊二人鞭撻。二人遁入柴房，見器械屯積其間，使來捏舅造反妄稟。焦公當堂審判，屈打成招。臣義關甥舅，目睹情形不忍坐視其亡，勢著冒瀆天顏，歷情稟告天察釋無辜臨稟，不勝感激待死之至。

後附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蚊民梁天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待死稟為財封國法官養民殃勢侵人鬼惡貫陰陽乞叩欽差究救事。蚊悲姓寡人，單住居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大村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椅、桌。豈料惡不休，禍於戊申年七月八夜統賊焚劫，煙殺七屍八命。蒙黃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風親見親聞，願為實證。蟻以「虎豪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蟻復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沉冤號天究救事」叩府劉公，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沉冤，逼蟻具詞存案。蟻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再以「捏凶疊噬坑殺八命七屍府憲受賄沉冤干證遭刑受撻號天超雪死生有賴事」泣稟臬台。蒙焦公行牌弔審，將謂王法昭昭，盤冤可雪。孰知冤愈加沉，張風證賊不諱，慘害刑酷，夾死公堂，輕如群蟻。蟻復以「屠證沉冤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合稟撫院蕭公，蒙批「爾天來屢告官判不遵，膽敢告官告吏，倍告責興，真乃刀筆健訟，該打！該打死！」蟻又告寧願打死，不願含冤屈死。蒙批：「業經查案，毋許多瀆。」蟻更以密雲無喘，不得不瀆，三告不恰。幸得孔部堂審，實發惡歸監肇慶。惡以雄財賄肇，連公檄具甘結，反案沉冤。其後遇惡於城，沿途追蟻打辱。探蟻來京，多方截殺。有此慘毒，冤魂奚息？國法奚容？勢著冒瀆天顏，待死城下。懇乞 欽差究救慰死，超生萬世。沾恩！謹告。

聖上覽畢，觸犯天顏，硃筆批云：「程書未引見而擅謄詞，不異亂臣作事。天來不究祖山之慘，竟傷妻子之情，何殊賊於行為？吏部以捏事奏先，命案附後，輕重顛倒，大小混淆。發交刑部重究。」寫畢罷朝。李大人捧誦御批，心膽如碎，回衙歎曰：「吾今古稀之年，位不足惜。惟有民冤不白矣！」回念：「馬齊太師係三朝元老。當有善策。曷不與他相謀？」即攜天來、陳式，三人拜見太師，備述其事。馬太師曰：「聖主共仰，明君所責，未嘗無理。金批不准，難以進言。」

正話間，一人入報：「兵部尚書孔大鵬回朝。」李大人密著人往請。少頃，孔公到衙，備述黃河事務。眾大臣同相慰勞畢，李大人謂孔公曰：「往日廣東八屍九命之案，經汝判斷，如何反案無端？」

孔公聽得大驚，暗思：「肇慶府當日必然受賄。」向李大人連聲自咎。李大人再將御批不准，述之同僚。當下眾大臣雖有為民之心，而聖怒不可犯。但見面面相噓，無以為謀。陳式稟曰：「馬太師才智兼人，其聞必有車見。」天來竟日跪下，淚下禁樓，悲不敢鳴。馬太師譏吟良久，曰：「吾有一策，雖不能逆料聖主准奏，亦可以乘機進言。」眾皆問之。馬太師謂孔公曰：「吾先『如此如此。』後汝『如此如此。』」孔公點頭許諾。眾大臣亦鼓掌稱善。然後天來頻頻收淚，各歸本衙而去。未知此策如何，且看下回分解。